

人物

陈巨国

庚子新春，“新冠”肆虐。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，宁波市女摄影家协会及时推出了反映万众一心、全民抗疫的“云”展览，引起反响，旋即被浙江省女摄影家协会转发推介。其中一件《巾帼半边天》组照，让人们记住了摄影者陈安华的名字。不知情的，还以为她是哪个大咖，其实，她是个半路出家的“醉影人”。

陈安华，不高的个子，秀丽的脸庞，清澈乌黑的眼眸，一闪一闪，透着自信和善良，说话轻声细语，富有亲和力，看不出她的实际年龄。她原本是幼儿园教师，退休后，为了充实晚年生活，拿起了照相机。

俗话说，隔行如隔山，拿惯了教鞭的手，看惯了稚嫩脸蛋的眼，一下子要与陌生的光圈、快门、ISO等一大堆专业术语打交道，真有点懵了，不知该从何下手。或许得益于军人出身父母的遗传基因，她认准了的事，就要一条道儿走到底，向前辈学习，向书本请教，有摄影、美学方面的讲座和培训班，积极参加；一面购买钟伯迪的橄榄图网络教程，夯基础，强技能。平时每次拍摄归来，她都要通过网络把照片发给老师、朋友，让他们提意见，找不足，查原因，使自己的摄影水平在短时间里得到长足进步。三四年后，她的作品开始在摄影大展和摄影报刊上崭露头角。仅去年一年，她发表、获奖、入选的作品就有51件，差不多一周一“奖”。去年12月初，在《中国摄影报》举办的“印象塘溪，名人故里”摄影大赛中，陈安华的《看戏》，从全国2815幅照片中脱颖而出，专家评价她的作品“构图稳定庄重”，富有“场景的戏剧性和趣味性”。她的另一件作品《味道》发表在《人民摄影报》上，资深媒体人、浙江省摄影家协会副主席裘志伟给予了很高评价，称赞她是“营造画面气氛的高手”。

报章的发表，专家的肯定，摄影大展的入选、获奖，给了陈安华莫大鼓舞。从此以后，自称“菜鸟小白”的她，对摄影的迷恋“愈陷愈深”，一年365天，除了吃饭睡觉，所有精力和时间投入到摄影创作上。无论刮风下雨，还是严寒酷暑，起早贪黑外拍，跋山涉水远摄，成为家常便饭。她像猎人捕捉猎物似的，马不停蹄，到处寻觅拍摄题材。偶尔待家片刻，总是把相机的5块电池充得满满的，一听说有什么拍摄题材，打起背包立马出发。几年下来，她养成了一个习惯，不管去哪儿，总是机不离身，机不离手。今年“五一”，度过漫长疫情隔离期的围密与她相约在月湖公园小聚，坐下不久，忽然看到一群身着汉服的小姑娘款款走来，陈安华敏锐地感到好题材来了，忙对朋友说声“你等等”，背起相机一路跟拍而去。待到拍完，时间已过



《味道》 陈安华 摄

# 「醉影人」陈安华



陈安华疫情期间创作照

去三四个小时了，朋友早就等得不耐烦走了，她一脸的歉意，心里却是满满的收获。

手工面，是宁波的传统食品，承载着浓浓的乡愁，现在却濒临失传。陈安华打听到樟村还有一家个体作坊在制作手工切面长面，决定实地去拍摄一组手工面制作的全过



《看戏》 陈安华 摄

程。手工面制作讲究气温，秋冬季最为适宜。于是，在春节前夕的一个寒冷天，她只身驾车来到这家个体作坊拍摄，从白天一直拍到晚上10点多。得知次日凌晨三四点钟作坊又要开始作业，为不耽误拍摄，陈安华干脆和衣睡在自己车里过夜。半夜寒潮来袭，气温骤降至摄氏零下三四度，整辆车覆盖上白花一片冰霜。她在车内蜷缩一团，冻得瑟瑟发抖，一夜未合眼，凌晨三四点钟又精神抖擞地开拍了。虽然有着说不出的苦和累，但当她拍到满意作品而归时，觉得再苦再累也是甜的。

去年夏季在素有席草之乡的黄古林拍摄藟草收割场面。炎炎烈日似火烧，陈安华不顾自己羸弱的身体，硬是穿着高统雨靴，在毫无遮阴的藟草田里，汗流浹背地跟拍外务工者收割藟草的艰辛劳动场景。一天拍摄下来，矿泉水喝完了8瓶，浑身衣服可拧出水来。为了拍出外务工者心灵深处的酸甜苦辣，她连续五天与他们一起出工，一起吃饭，聊家常建立互信，使他们面对相机时，不再躲闪，不再矜持，让情感自然地流露出来，取得了很好的拍摄效果。拍摄结束，陈安华又从500多张照片中选出100多张，印好后送给他们留念。当“割草者”离岗返黔时，陈安华又为他们拍下一张在大巴车上挥手致意的照片，几位外务工者忍不住流下了感激的泪水。

陈安华深感，要获得一张有血有肉的好照片，不能一蹴而就，必须想方设法走进被拍摄者的心灵，挖掘到他们内在最本质的东西。拍摄的过程既是全身心投入的过程，

更是心灵得到自我升华的过程。

今年春节，“新冠”病毒肆虐，人人响应政府号召，宅在家，不出门，陈安华心里却翻腾开了：自己作为宁波市摄影、宁波市女摄影协、镇海区摄影的“三会”会员，怎能宅得住家？应该拿起手中的相机，逆行出征，去记录那些无私奋战在抗疫第一线的白衣天使、爱心人士志愿者的英勇事迹，给人以鼓舞和勇气。她顾不上被感染的风险，上大街下社区，拍摄战“疫”照片，用相机说出自己的心里话。疫情期间，人们深感恐惧，人和人的沟通变得特别困难，这给她的拍摄带来了不少难度。一天，陈安华拍完门岗保安、志愿者活动照后，正准备回家，猛然间，她透过玻璃窗，看到七八个社工正在办公室吃盒饭，觉得有戏，赶忙走进办公室。当她举起相机拍摄时，社工们几乎是异口同声地拒绝：“不要拍，我们没戴口罩在吃饭！”一个小伙子干脆吼着“出去！出去！”吃了闭门羹，陈安华并未泄气，她找到社区书记，向书记表明身份，表明拍摄意图。真诚打动了书记，书记去做社工作，最后陈安华如愿以偿，拍摄到了战“疫”社工吃盒饭的照片，发表在镇海区的《摄影界》里。陈安华在疫情期间拍摄了大量照片，有的被省摄影家协会作为摄影家的优秀作品推介，有的被市、区摄影协入选展出，有的被有关部门作为珍贵的历史资料收藏。然而谁能知道拍摄战“疫”照的背后，是陈安华人像散了架似的，躺在床上动弹不得，遍身的酸痛，夜不能寐……

这就是陈安华，一个退休后不甘寂寞的“醉影人”。

## 人鉴古物，古物亦鉴人

——《古董局中局之鉴墨寻瓷》观后感

枕流

近几年，鉴宝剧和盗墓剧作为此类题材小说的衍生品，渐渐占据了荧屏、银幕的一席之地，受欢迎程度也是有增无减。这类作品本身在剧本创作上就有优势，毕竟小说已经过读者的检验，改编起来相对容易些。从影视美学的角度看，剧中情节除了戏剧冲突外，还紧密结合文物鉴定、冒险探索及悬疑推理等“加分项”，从而在内涵上更具魅力。所以我们不管看《鬼吹灯》《黄金瞳》还是《古董局中局》，都会因其内容上富含中华传统文化的内涵，精神上契合真仿博弈的永恒矛盾，被深深吸引。这次爱奇艺网推出的悬疑探宝鉴宝电视剧《古董局中局之鉴墨寻瓷》（以下简称《鉴墨寻瓷》），便是佳作之一。

该剧情节承接《古董局中局》第一部而来。京城古董界有五个鉴宝门派，号称“五脉”。红门主书画，青门主木器，黄门主青铜明器，玄门主瓷器，白门主金石玉器。故事主人公许愿乃是白门的唯一血脉传人。在该剧第一部中，他通过“佛头案”，洗刷了爷爷许一城被诬为“汉奸”的冤屈，却没能查出背后黑手“老朝奉”的真实身份。第二部里，许愿又屡屡碰到“老朝奉”古董造假集团卖向民间的种种赝品，害得不少古玩爱好者倾家荡产，甚至自尽身亡。于是许愿秉承着“五脉”鉴宝“去伪存真”的宗旨，继续追查“老朝奉”窝点。可在此过程中，他又被牵扯进《清明上河图》鉴定事件。为了分清是非，辨别真伪，也为了维护“五脉”的口碑和声誉，许愿一度不得不暂时放下自己和“老朝奉”的家门恩怨，联手开解真假《清明上河图》背后深藏的惊人秘密。

今年受疫情影响，在已经过去的小半年中，并没有播出过几部特别优秀的国产影视剧。此次《鉴墨寻瓷》能博得些好评，一来缘于演员阵容强大，主演不俗，甘当绿叶的实力派老戏骨也甚多。二来剧情情节紧凑，画面典雅精致，逻辑非常清晰，做到了环环相扣，便于观众跟随剧中人物按图索骥。第三，时代还原度较高，该剧从服装道具到人物语言，都很符合上世纪80年代的社会状况和氛围。当然，也有部分观众觉得第二部的许愿“智商有点下降”，似不如第一部中那样机敏、智慧了，总是隔三岔五就上当受骗。笔者倒觉得这

种安排恰恰是主创良苦用心的体现。因为在当下的影视剧作品中，要塑造一个神勇无敌，始终由主角光环护体的形象实在不容易了。许愿是北京一家小古董店的老板，年届三十，尽管在鉴宝方面有天赋有才气，为人也正直、善良，但他身上势必也存在这个年龄层青年所共有的心浮气躁、冒进唐突等特点。就是因为急于揭露“老朝奉”的阴谋，他才小不忍乱大谋，自己陷入别人预设的圈套不说，还让整个“五脉”陷入被动的境地之中。在笔者看来，将一个人物塑造得自然、真实、可信，远比把他塑造造成近乎“神”“圣”，来得更为艰难和高级。

当然，《鉴墨寻瓷》中还有对古董知识的传播，对深邃人性的挖掘，对历史精神的呼应。譬如，剧中提到一个明代青花瓶，瓶底落款为“大明洪熙元年成祖遗制”。众所周知，“明成祖”是朱棣的庙号。但其实朱棣死后的庙号为“明太宗”，“明成祖”的庙号是在嘉靖年间改的。剧中提到了这一点，笔者又查找了资料：确实，嘉靖皇帝继位时，曾引发“大礼议”之争。为了能让自己的父亲合理进入太庙，嘉靖帝把朱棣的庙号改成“成祖”。对这一历史细节知识的掌握，正是鉴别这尊“明代青花瓶”的关键。还有，剧中“老朝奉”造假，手段甚多。常见的有：将赝品藏于墓地，制造刚被发掘出来的假象。这里牵涉到盗墓行一个“儿下洞，父守口”的规矩。下墓时斗得有人守在洞口。这个人必须和下洞那人是血亲——否则明器一出来，上面的人很可能为了私吞物件，对下洞之人下狠手。先前也允许是“父下洞，儿守口”，但自从发生了儿子将亲爹活埋的事情后，行规便改成了“多活埋，父守口”。这一父一子，所处位置的微妙转变，实在是叫人体察人性之幽微，让人唏嘘了。

人鉴古物，古物亦鉴人。《鉴墨寻瓷》的高明之处在于：它并不甘心拍成一部仅供大众消遣娱乐的作品，而是希望观众能从剧中看到一些属于情节之外、知识之外的东西。比如，随着国宝的流转、传承，不同的人所展现出的不同情感与精神……



## 赵冷月书法好在哪里

法艺术而言，“生”是书法内在的涩味、拙味、率性等质感表现，“生”能让线条、字形甚至章法墨色产生丰富的内涵。傅山曾提出书法的“四宁四毋”理论：“宁拙毋巧，宁丑毋媚，宁支离毋轻滑，宁真率毋安排。”这一精辟见解影响了明清以来的书法创作观和审美观。赵冷月大巧若拙的书风明显受到傅山“四宁四毋”学说的影响。

一直以来，海派书法以秀美、飘逸、平整的书风为主流，就近现代而言，沈尹默、白蕉、邓散木、来楚生、高二适、潘伯鹰、谢稚柳等均是帖学的风姿出现，这种帖派书法一直占领书坛，其主要原因是大众在审美上喜好平整、流美、雅逸之风，所谓雅俗共赏。而随着沈寐叟、王遽常、徐生翁、赵冷月等碑派大家的出现，他们独辟蹊径，“特立独行”的书风对正统书坛冲击很大，欣赏者对此褒贬不一。

碑学与帖学是两种不同的审美范畴，碑学壮美，帖学优美；碑学厚重，帖学飘逸；碑学重气，帖学重韵，等等。碑学与帖学没有好坏之分，只有喜欢与不喜欢。在帖学统领的现代海派书坛，外行人总是以“颜值”来断定书法的好坏，而刘正成先生在《赵冷月百年诞辰书法展》研讨会上一番话，是专业人士对赵冷月书法较为中肯的评价：“赵冷月是在中国整个历史上寻找自己的位置，他学美须求‘生’而不求‘熟’。生与熟是一对矛盾，在常人看来，书法写到‘熟’才算有‘功夫’，对书

最后达到了不会写的境界，我觉得这是我们理解书法的重要要领。”

赵冷月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，他从不满足于现状，晚年努力打破海派书法的固有模式和欣赏习惯，追求一种充满现代主义的表现形式，他庆幸自己“从讨人喜欢的书法中走了出来”，认为“我的作品不是为了让人觉得惬意而创作的”。赵冷月的晚年变法并不是有些人所说的“乱写”，也不是他自己所讲的真的“不会写”，而是在追求另一种境界，这种境界正如他所说的“清、奇、古、怪”。艺术的本源是自然，“清”是命脉，有了清，才有奇、古、怪，这就是雅，倘若没有清，那么奇、古、怪就不美，就是俗。

如果把赵冷月与徐生翁、王遽常等碑学大家书法作比较，他们之间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处。他们都力求从碑学中吸取营养，也不排斥帖学，但重在彰显碑学的博大雄浑、自然天趣，让书法更具“拙、简、古、新”的内涵。同时，他们在碑帖融合的路上又各显神通，追求不同的审美趣味。徐生翁从早年的放纵到晚年的收敛，书法含蓄而内敛，被称为“孩儿体”，作品弥漫着孩童般的天真和童趣。他的晚年书法，又像一位极有修养的长者，毫不张扬，无一点躁气。王遽常是位大学者，他把汉隶的笔法融入草法中，独创王式草书，书法厚重而古朴，线条绵里藏针，婉转而遒劲，功力及境界非常人能及，这基于他常人难以企及的高深学问。而赵冷月，另辟蹊径，走了另外一条道路：率真，稚拙，不围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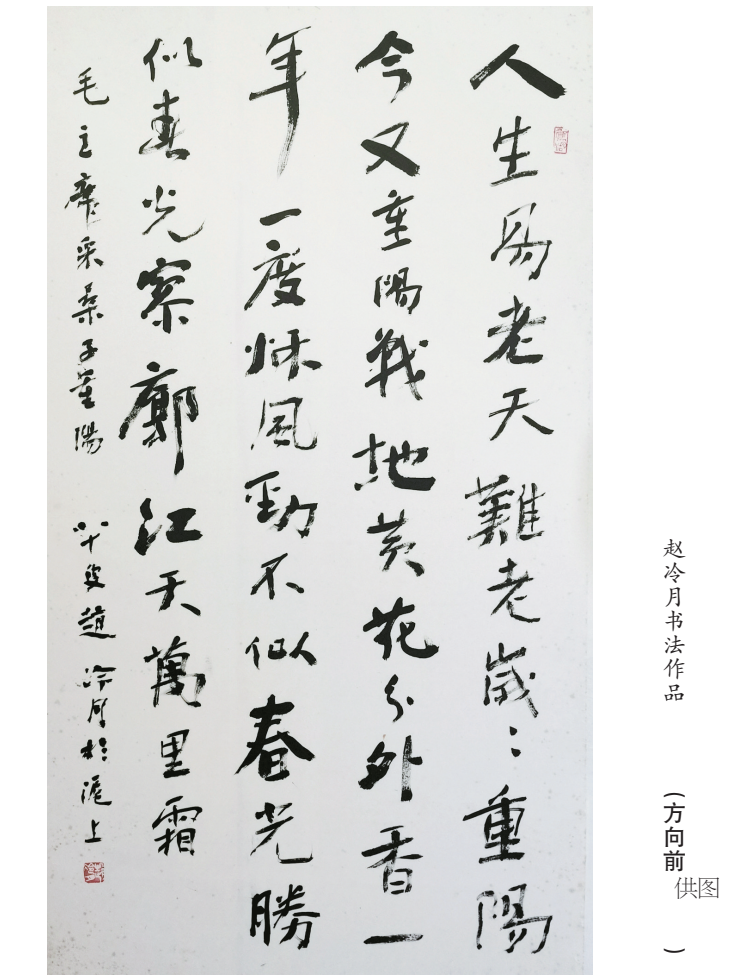
法，富有天趣。

“不围成法”与“天趣”是赵冷月书法的最大特点，前者是指书法的“形”，后者则指书法的“神采”。

赵冷月书法的“不围成法”主要表现在三方面：笔法“无法”、结构稚拙、墨法丰富。

《毛主席采桑子重阳》为作者八十岁所书。此作结体上把魏碑、隶意甚至唐楷等多元素融入字间，字形率真随意，犹孩童般的天真烂漫，透出浓浓的稚气与拙味，丝丝毫毫造作。如第一行“易”与“阳”字右部，相同结体，但形态各异，第三行“度”“劲”等字，线条收放、形体开合、变形十分丰富，在吸收了魏碑的厚重、隶书的古拙同时，又融入唐楷的庄重与开张；“人”“地”“春”“寥”“江”等字，明显带有颜字的特点。作者对字的形态把握可谓游刃有余，随意的结体中处处流露着经典的血脉。他说过：“我从事书法艺术几十年，是从规范化的法度中走过来，不知不觉早已陷入俗套，好在我后期由唐宋帖学转入汉魏六朝，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对书法的认识。”

笔法上的“无法”之法是赵书的又一点。他的行笔十分率性痛快，笔间宣泄着自我情感，看似不讲究用笔，实则用笔很到位，只是他的用笔着眼于“意到而笔不到”，不讲究藏锋中锋等规范笔法，而注重每一根线质的丰富内涵和质感。在墨法上，他把中国画的“墨分五色”运用于书法创作，浓、淡、枯、燥、润，“色彩斑斓”，墨



赵冷月书法作品

（方向前 供图）

### 鉴赏与收藏



赵冷月(1915-2002)，名亮，别署缺圆斋，晚号晦翁，浙江嘉兴人，现代著名书法家。

方向前

赵冷月书法常被人称为“丑书”。关于丑书，从艺术角度考量不外乎两种情况，一是毫无艺术水准，另一种是形丑神不丑，具有较高艺术内涵。赵冷月的书法风格独特，具有较高艺术价值，虽然曲高和寡，但绝不可轻视。

那么，赵冷月的书法究竟好在哪里？

“书法从不会写到会写比较容易，而从会写到不会写这个过程最难。”赵冷月的这句话，道出了他一生艺术求变的心路历程。书法审美须求“生”而不求“熟”。生与熟是一对矛盾，在常人看来，书法写到“熟”才算有“功夫”，对书

色变化丰富。杨维桢、徐渭、郑板桥、康有为、徐生翁、林散之这些历代大书家都是当代人眼中“丑书”代表，而徐渭、林散之在墨法上较为出色，至现代书家，赵冷月把书法的枯笔与破锋用到了极致。

“人生得意气，功名谁复论”为赵冷月晚年又一佳作，该作用笔随意，信手挥写，黑色浓枯相间，燥润结合，其间多用枯笔飞白，巧用涨墨。如“人、功、论”为浓墨饱含，“感、意、谁”等字中润笔与枯笔交织，极其自然，而“生、气、名”等字皆为枯笔飞白。作品营造了苍茫雄浑之境，天趣奇出。落款处巧以涨墨处理，与正文众多枯笔形成对比，但又极其自然，如此谋篇，乃作者真性情流露也。